

美外交官之妻驾车撞死英青年后逃逸回国,受害者父母赴美讨公道决定起诉

一起事故引发英美外交豁免“拉锯战”

■本报记者 吴 姝

近日，英国和美国因一起交通事故进行着长达2个月的“外交拉锯战”，与此同时，一项保护外国外交官及其家人免受刑事诉讼的国际法权利——“外交豁免权”再次受到了关注。

据英国《卫报》10月25日报道，受害者英国少年哈里·顿恩的家人准备对英国外交部、北安普顿警方和肇事司机、美外交官之妻安妮·萨库拉斯分别提起诉讼，他们最终决定在美国法院起诉萨库拉斯。此外，北安普顿警方也在申请美国签证，准备去说服萨库拉斯回到英国，不过顿恩家人说警方“是场公关”。

一起交通事故迅速发酵成两国外交事件

据报道，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8月27日，42岁的萨库拉斯离开位于北安普顿郡的美国情报中心、第422空军大队基地后，驾驶沃尔沃汽车逆行行驶，撞向了骑着摩托车的19岁英国少年顿恩。顿恩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10月初，英国警方透露，嫌疑人安妮·萨库拉斯是美国外交官的妻子，她听从美国驻英大使馆的建议，利用外交豁免权离开了英国。据报道，萨库拉斯9月15日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回到美国，9月16日英国外交部才收到美国大使馆的通知，但顿恩家人是在10天后才得知萨库拉斯离开的消息。由于萨库拉斯在北安普顿警方调查期间说过，她没有离开英国的计划，因此她已经抵美的新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事故也迅速上升为两国领导人参与的外交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回应该事件，试图为萨库拉斯辩护。他认为，由于英美两国行驶方向相反，逆行行驶是“可能发生的”，“我不会说这也曾经发生在我身上，但它的确可能发生”。此次讲话后，有人拍到了特朗普手上拿的纸条，纸条上的备注写着：“(如果事情发酵)注解：正如国务卿蓬佩奥对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所说的，这对美国政府雇员夫妇将不会回到英国。”

该照片再次引发顿恩母亲情绪激动的回应：“我没有听到约翰逊和特朗普讲的要点，或者特朗普根本没有接听约翰逊的电话！”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10月9日致电特朗普，特朗普向他保证将谋求与萨库拉斯对话。据唐宁街10号的发言人称：“首相要求美国总统再次考虑英方立场，让有关人士回到英国，和警方协作，让顿恩的家人得到公正对待。”约翰逊11日再次回应说，美国在保护萨库拉斯免受调查一事上态度“绝对残酷”。

萨库拉斯为何能返回美国，此举是否具有合法性？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领域专家何力。何力表示：“萨库拉斯回到美国，即使是为了躲避调查，也是合法的。事实上出了这样的事情，都是在英国驻英大使馆的指示下进行，不可能是单独做出决定而为之，而且英方也难以施加阻挠。”何力解释道：“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官享有豁免权，包括司法管辖豁免权，外交官可以不接受司法调查。尽管在紧急情况下，接受国在派遣国使馆同意后，可以暂时扣留豁免权人。但这不适用于本案，因为本案并不在紧急情况下，而且暂扣留豁免权人的先例也很少。”

让美国放弃外交豁免权？难上加难！

10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致信顿恩的家人，解释英美政府都已承认，由于萨库拉斯女士已经回国，因此外交豁免权已和她无关。对此，何力解释道：“萨库拉斯回到美国，从下飞机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瞬间，就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了。因为这已经脱离了外交豁免权的空间范围。外交官在驻在国领土以及从驻在国回国途中

的车船飞机上还享有外交豁免权。”

拉布在信中提到，萨库拉斯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也意味着“任何放弃外交豁免权的问题已与萨库拉斯一案无关”。这意味着，若萨库拉斯没有回国，英国可以请求美国放弃外交豁免权，但目前这一方案已被排除。

放弃外交豁免权、尤其是让美国放弃外交豁免权的过程并不简单。根据1961年签署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2条规定，只有派遣国有权放弃外交豁免权。而美国国务院近期在一份声明中说：“放弃豁免权这一决定已经被仔细地考虑过，鉴于其国际性的影响，豁免权很少被抛弃。”

无独有偶，就在去年，美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约瑟夫·霍尔冈闯红灯后撞死了

一名骑摩托车的人，之后离开了巴基斯坦。这一事件激起了巴基斯坦官员的愤怒，他们要求美国放弃外交豁免权，以便警方对霍尔提起刑事诉讼。当然，这一要求被美国政府拒绝。

尽管美国自己难得放弃外交豁免权，但却“轻而易举”地让他国放弃豁免权。1997年，格鲁吉亚外交官马哈拉泽在华盛顿特区酒后驾驶，撞死了一位16岁的女孩，另有4人受伤。格鲁吉亚起初想使用外交豁免权，但在美国的强压下放弃。马哈拉泽被判处7-21年的有期徒刑，起初被关在美国，在返回格鲁吉亚后在当地服完了大部分刑期。

英国也有让他国放弃外交豁免权的经历。2002年，哥伦比亚驻英外交官贾罗·索托-门多萨在伦敦被控杀害一名抢劫其儿子的男子后，哥伦比亚大使馆要求使用外交豁免权，但在英国的压力下放弃，索托-门多萨不得不在伦敦面对审判，2003年陪审团宣布他无罪。

但事到如今，英国的对家是美国，这场“外交拉锯战”英方胜算不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法专家斯科特·安德

森对《时代》周刊表示，“犯罪的性质、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甚至涉及领导人的个性”都是被考虑的因素。伦敦南岸大学国际法教授克雷格·巴克也表示认同，他说：“你只是不认识特朗普，说不定他会打出人道主义的牌。”

引渡不易，在美起诉肇事者成唯一选择

据英国《卫报》报道，顿恩的辩护律师马克·斯蒂芬斯建议，顿恩一家可以在美国对萨库拉斯采取法律行动，“即便萨库拉斯拥有外交豁免权，该权利也只能在接受国(英国)使用，它不适用于她的祖国(美国)”。斯蒂芬斯说，“这意味着顿恩一家可以在美国起诉她，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顿恩的父母于10月13日飞往美国，目的是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萨库拉斯的律师也表达了萨库拉斯想要和顿恩父母见面的愿望。15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顿恩父母，萨库拉斯当时就在隔壁房间。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在15分钟的交谈中，特朗普告诉哈里父

母，萨库拉斯不会回到英国，但如果他是孩子的父母，他会“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由于是在计划之外，顿恩父母当天拒绝与萨库拉斯见面。

何力认为，英方提出在美国起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萨库拉斯抵达美国后，外交豁免权就结束了。她在美国受审，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美国的国内法。此前也有这样的案例，罗马尼亚外交官在新加坡撞死了人，就是被召回国后判刑的。

除此之外，引渡到英国受审是另一种解决方案。专门从事引渡的伦敦律师西尔莎·汤森告诉《纽约时报》，英国可以寻求对萨库拉斯的引渡，但前提是皇家检署署正式起诉萨库拉斯。

何力认为，引渡程序复杂且耗费时间，前提还要美国同意引渡。如果美国不顾及与英国的关系，可以根据《引渡法》“本国人不引渡”原则坚决反对，那么这条路也走不通，只能走美国国内法程序了。

顿恩父母最终决定在美国起诉萨库拉斯，这也证明引渡这条路之艰难。



10月15日，哈里的父亲蒂姆·顿恩和母亲夏洛特·顿恩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神情非常悲伤。

视觉中国

逾15万次交通违章未处理,未缴罚款曾超1500万美元

纽约有一段外交官不缴罚单的“黑历史”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117个国家和地区在纽约有常驻代表团。纽约的外交官多，挂外交牌照的车也多。在2002年以前，纽约的一些外交官们曾经有一段长期不缴交通罚单的“黑历史”，逾期不缴的交通罚款累计达到1582.6万美元。这种情况在2002年的一项纽约市政府与美国国务院签署的协议生效后，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观。

在纽约这个路况相对复杂、停车场难找、停车费很贵的地方，因为违章停车等行为吃罚单，几乎是纽约驾驶员的家常便饭。纽约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纽约警方共记录到1147万次违章停车，平均每天3万多车。

一些外国外交官在纽约找不到停车位，就开始滥用外交豁免权，随意停车还拒缴罚款。外国常驻美国代表团的驻外交车辆牌照由美国国务院统一颁发，据统计，目前全美共有2000多

辆车挂外交牌照，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纽约。2019年以来，挂外交牌照的车辆在纽约违章停车和被摄像头拍下各种违章尚未处理的共有1991次，逾期不缴罚款9万多美元。如果说这个数字比较惊人的话，那么下面的数字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

根据纽约市政府运行的“纽约市开放数据(NYC Open Data)”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今，悬挂外交牌照的机动车在纽约市范围内，共有超过15万次违章没有处理，其中绝大多数是违章停车。所欠罚款连同滞纳金一共约1582.6万美元。某北非国家常驻纽约代表团的车辆逾期未缴罚款高达181.54万美元，某西非国家位居第二，约为88.95万美元。上述北非国家有一辆牌照编号为001的车，仅此一辆车就有1987次违章逾期不缴罚款的情况，累计金额高达22.33万美元。

如此疯狂的事情主要发生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在1997年之前，外国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驾驶外交车辆违章产生的罚款通常会自动勾销。纽约在

1997年4月停止了这种纵容外交官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外交豁免不是无视东道国法律的许可”“外交人员在美国驾驶外交牌照汽车不是一项基本权利，而是一种优待，在被滥用的情况下美国会撤销这种优待。”

2002年之后，虽然还有在纽约的外交官逾期不缴交通罚款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观，原因在于纽约市在制度上对这种“老赖”行为进行了约束。

2002年，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一项协议，对在纽约的外交人员的机动车交通违规行为进行联合治理。根据这项协议，外交官车辆如果接到3张或3张以上停车罚单，在100天内没有缴纳罚款，也没有提出申诉获得法院支持，美国国务院作为管理外交官车辆注册的部门，将在违规车辆注册延期时不再为其办理手续。车主外交官如果购买新车，也无法按照外交车辆对新车进行注册。

美国国务院网站内有一个名为“纽约外交官停车罚单计划”的网页，专门就

以上规定进行明确表述。网站举例称，如果你有4张罚单没缴，想要为车辆办理注册延期手续，至少要去缴两张罚单才行。该项政策实施以来，纽约外交车辆乱停车的现象有了显著改善。纽约警方给外交车辆开出的罚单数量减少了90%以上，追回了2002年以前欠下的数百万美元罚款。布隆伯格曾表示，追缴罚款还在其次，“很多乱停的违规车辆阻碍了紧急服务车辆的通行很讨厌，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

除了以车辆注册约束外交官，美国政府还利用对外援助实现“回血”。对于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如果该国外交人员在美欠缴交通罚单累计数额较大，美国就在对外援助时把相等数额的援助款扣除，并且要从1997年算起，加收10%的滞纳金。不过此项操作在实施时引起了纽约市的一些不满。因为此举虽然一定程度减少了美国的损失，但是纽约市政府却并没有直接获益。也就是说，违章是在纽约发生的，罚款却被联邦政府拿走了。

(本报纽约10月27日专电)

在“女巫小镇”塞勒姆透视当年疯狂

和疯狂，反而令人感觉温暖而有条理：市中心的步行街红砖铺地，商业繁华，是属于小镇镇的悠闲风雅；而麦金太尔历史街区保留了大量17、18世纪的历史建筑，又昭示着这座城市和北美殖民地共同成长壮大的悠久历史。

穿行在城市中，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会出现在所谓“女巫”的残酷绞杀。17世纪的新英格兰，为什么会如此多的人相信超自然的巫术？人们又为什么会指控他人女巫并试图绞死她们呢？

这个问题大概也困扰着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分析 and 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并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著作。有人认为由于在商业利益的冲击下，清教信仰日益败退，反而激化出宗教狂热；有人认认为这是白人男性对女性虔诚、纯

洁、顺从和持家的苛刻要求，稍越雷池便扣上“女性必定是邪恶的”中世纪帽子；有人认为这是对社边缘人的歧视和缺乏宽容造成的悲剧……

值得庆幸的是，1692年的巫师审判是新大陆第一次以“猎巫”为名对人们进行迫害。没有人会因被控女巫而被绞死了，塞勒姆恢复了平静。人们立起纪念碑，长久纪念被绞死的“女巫”们。

太平街市之下，血流褪去，女巫审判以商业化的方式与这个城镇融为一体，“女巫”成了招徕游客的招牌。塞勒姆自称“女巫小镇”，开设了不少“女巫”主题的房屋和博物馆。在“女巫小镇”度过鬼气森森的万圣节，自然别有意味。

我是在深冬到访塞勒姆的，没赶上万圣节的热闹。不过，想象着在砖红色的

建筑旁布置橘色的南瓜灯、骑着扫帚的女巫飞行在城镇的屋檐下，一定是新英格兰的萧索秋日中难得的热闹。然而，三百年前被绞死的冤魂们未必能欣赏得了，用商业化的浮华消解当年“猎巫”的愚昧残忍，也不是纪念亡者的正途。

身处风景如画的塞勒姆城，去直视深思当年的审判，不是多么愉快的事情。然而在历史上，真的有人这样做了，以至于在女巫审判150年后，产生了遥远的副产品，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带七个尖角楼的房子》。

纳撒尼尔·霍桑出生在塞勒姆，他的先祖约翰·霍桑正是负责女巫审判的法官。纳撒尼尔·霍桑深以为耻，拿掉了自己姓氏中的一个字母“w”，以示对先祖暴行的抗议。当然，作为小说家，他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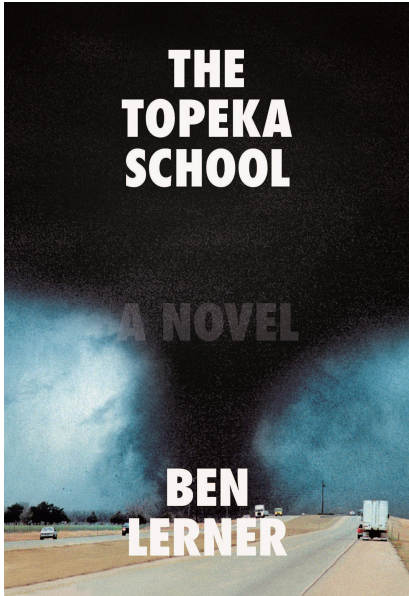
犀利的抗议方式。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诬陷他人为巫师以夺人家产的平琼上校。小说中阴森恐怖、带七个尖角楼的房子，是霍桑一位表亲在塞勒姆的住所。这座房子现在依旧伫立在塞勒姆的海边，被后世的好事者按照小说中的描述改建，成为读者们喜爱的参观地。

不过，在我看来，这座房子最大的用处并非为塞勒姆添了一个旅游景点，而是正好为女巫审判做结论。在小说中，霍桑描绘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偏见、迫害，也最终用爱与宽恕抹平了伤痕。小说中的仇家后代有情人终成眷属，莫尔泉涸而复涌，现实中被审判冤死的女巫，所期待的也未必是万圣节的全城热闹，而是人心中的真正宽容与自省。

一周书单

英国亚马逊编辑推荐小说



《托皮卡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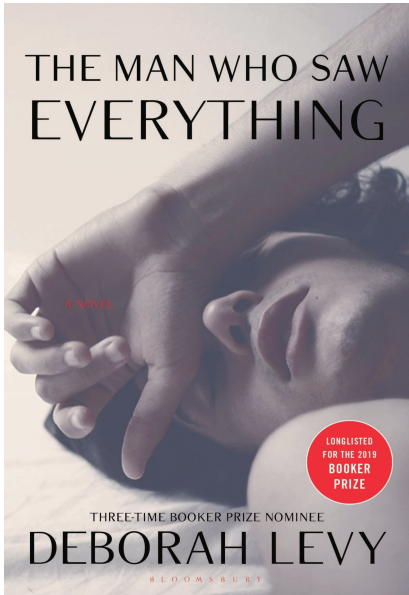
[美国]本·勒纳

亚当·戈登是托皮卡高中97级的学生。他的母亲简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作家，他的父亲乔纳森是使“迷失的男孩”开放的专家。他们俩在一家精神诊所工作。

亚当是一位著名的辩论家，有望在上大学之前赢得全国冠军。他是一个很酷的孩子，随时准备战斗。亚当将行者达伦·埃伯哈特带入社交圈，他所不知道的，达伦·埃伯哈特是他父亲的病人。

《托皮卡学校》呈现了世纪之交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演绎的温柔而宽泛的家庭剧，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挣扎和力量的故事。

(法拉尔·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 2019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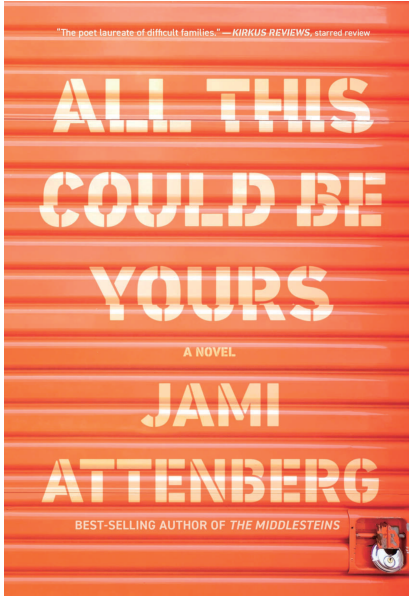
《看到一切的人》

[英国]黛博拉·列维

1988年，有些自恋的年轻历史学家索尔·阿德勒被邀请到东柏林进行研究。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发表一篇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利的论文。索尔的翻译的姐姐是披头士乐队狂热的痴迷者，为了送她一件礼物，索尔的女友将拍摄一张他站在艾比路人行横道上的照片，以向著名的专辑封面致敬。在等待女友到来时，索尔被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所吸引，就此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这是布克奖入围作品《热牛奶和游泳之家》的作者黛博拉·列维的新作，探讨了新旧的爱情、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化身、有意识和过失的犯罪，以及真实的和想象的背叛。

(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 2019年10月)



《所有这些都会是你的》

[美国]贾米·阿滕伯格

亚历克斯是一位头脑坚定的律师、虔诚的母亲和充满爱心的姐姐。她的父亲死了，她终于可以去发掘维克多是谁，以及他在生活和事业中的秘密。亚历克斯前往新奥尔良与家人住在一起，但主要是询问她那守口如瓶的母亲芭芭拉。

抵制女儿问题的同时，芭芭拉反思了与维克多的动荡生活。同时，亚历克斯的兄弟加里正在与外界隔离。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努力应对维克多的过往，他们必须彼此相伴，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 2019年10月)

编译整理:孙华

行走世界

■王林知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30公里的塞勒姆小城，借着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为中国影迷们所知晓。电影中，在纽约城中大肆宣扬反对巫师、斩断魔杖的“第二塞勒姆”组织，命名就来自于此。

之所以有此渊源，是因为在1692年，塞勒姆镇上曾经有过一场堪称丧心病狂的女巫审判。

1692年初，塞勒姆镇上的两个女孩突发怪病，医生们认为她们被施了巫术，要求她们指认镇上使用巫术的人。怪病引起了居民们的恐慌，随即转化为对女巫的疯狂指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塞勒姆镇有200余人被指控使用巫术，被投入监狱、等待审判。到了1692年末，这种集体不理智行为被叫停时，当地已经有20个人被处死。

如今的塞勒姆城，已无当年的血腥